

大众周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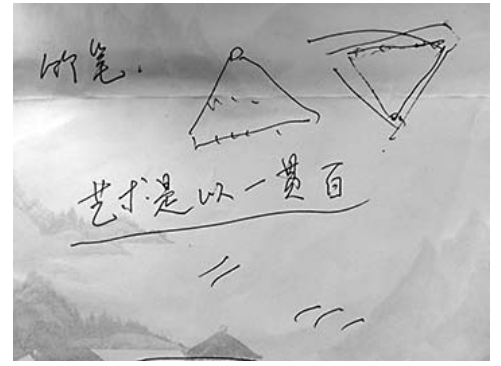
相关阅读



李慧同在博山炉神庙北側的工作室。



李慧同创作的以颜文美传说为题材的作品(组图左)和以苏轼词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(组图中)、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(组图右)为题材的作品。



李慧同与本报记者笔谈的纸张之一。

周末人物 我们都是追梦人

在淄博博山，有位中国玻璃艺术大师——李慧同。今年51岁的他，10岁时因脑膜炎后遗症，左耳永远失去了听力，右耳听力仅为20%。19岁那年，他拿起画笔开始学习绘画。一个偶然的机，他踏上了内画艺术之路。他认为，一个好的内画作品，需要有灵气、有内涵。5月22日，本报记者走进李慧同的画室，听他讲述自己的艺术征程……

李慧同：静音观世界 壶里绘乾坤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魏其宁 韩文彬



李慧同(右)在指导孙红伟陶瓷绘画。

5月22日，初夏的博山城内，花木扶疏，车水马龙。在孝妇河西岸，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的炉神庙依山而卧，俯视着孝妇河两岸匆匆行走的路人。

炉神庙下，一块“大同轩”匾额，两扇木门，四格格窗——一筑琉璃内画店铺如同恭谦的学徒，在迎接八方来客。这里也是中国玻璃艺术大师、“鲁派”内画传承人李慧同的工作室。

坐在朝阳的方桌前，沏一壶绿茶，李慧同和妻子刘翠芳与记者闲聊起来。年幼时因病几乎完全失聪，李慧同习惯于用纸笔补充口语表达的不足，或由妻子默契地转达他的意思。

“艺术是一贯百”

今年51岁的李慧同，是地地道道的博山人。他出生时，父母作为技术骨干在陕南支援三线建设。

成长于秦岭南麓、大山深处，生活条件艰苦不说，医疗条件更为简陋。10岁时，李慧同突发流行性脑膜炎，持续高烧不退，虽保住了生命，上天却对他按下了“静音”键，左耳永远失去了听力，右耳听力仅为20%。

如今，在会客时，李慧同的右耳内常挂着助听设备，但基本不用。“他下载了一个软件翻译，刚开始用。经常是说的跟显示的不大一样。”刘翠芳介绍道。

李慧同将手机摆在方桌上，用略带陕南口音的话语与记者交流，说到兴奋处，语速会偏快，便与记者笔谈。他经常礼貌地问：“我说话声音大不大，能不能听清楚？”“他自己听不见，他总担心咱们也听不着。他觉得自己要是大声喊，又太不礼貌了，便常问问。”刘翠芳说。

李慧同失聪后不久，他的父母怀着遗憾和愧疚，把他带回博山。谈起小时候的经历，李慧同笑得很坦然。在他看来，失聪这件事对别人近乎灾难的事，只是“命运的安排”，“要有苏东坡一样的豁达。不要觉得听不见就活不下去了，心态很重要。”

在那个文化相对贫乏的年代，小小的李慧同沉浸在无声世界里，《闹江州》《董卓进京》《赚曹休》《定军山》等小人书成了他心灵的慰藉。那时候，他多次见木工师傅做手工艺，特别对木工雕刻很有兴趣，想着自己可以干木工。母亲摇摇头劝阻他：“木工可是个体力活，你身体单薄，连拉锯都不行，不适合当木匠。你不是喜欢画画吗？画画也很好啊！”

多年以后，李慧同回忆这段岁月，在纸上写下“艺术是一贯百”的思索。“我十岁之前听得见音乐，特别有节奏感，当当当……其实画画也是，线条讲究节奏感，与音乐有相通的地方。我听不到时，便特别痴迷画画，不论走到哪里，都随身带着纸和笔。不管是公园里的花草树木，还是人们的动作神态，甚至是别人家大门上的年画，我都去认真地观察，在纸上描画出来。”李慧同说。

小学毕业后，受听力限制，李慧同无法正常上课。他的哥哥姐姐便整理好课本，让他开始在家自学，一面多看书，一面有更多时间来练习画画。在那个年代，学习绘画的渠道并不多。李慧同至今清晰地记得墙上曾贴过的《木兰从军》《天女散花》等年画，不知临摹过多少遍。

李慧同一直想找个绘画老师指导。当时上高中的姐姐说她有个同学的父亲叫朱一圭，是陶瓷艺术的专家，要不让人家给看看。姐姐把他临摹的仕女图拿去请朱一圭指教。朱一圭说，这孩子有天赋，但线条没有基础，需要先“白描”入手练习画线，还要多去写生。

朱一圭的一席话点醒了李慧同的父母。不久后，父母把他送到博山文化馆刘胜馆长那里，接受正规的美术培训，开始系统学习素描和水粉。

来到文化馆，李慧同就像海绵掉进了艺术的海洋。“我特别想感谢刘胜安等启蒙老师，教我要比教别的学生麻烦得多。因为大部分时间老师和我得通过纸笔交流，这是最大的困难。”李慧同回忆说。

家人的陪伴是无声的支持，更是李慧同前进的动力。父亲、姐姐、哥哥常常带上干粮，陪李慧同去山村写生。那时，到白石洞、和尚房等地的公交车班次很少，错过班车，常常需要步行来回，一走就要大半天。当时，秋季的博山经常举办大型菊展，李慧同就带上本子去写生菊花线面，然后回家染国画水墨，积累了厚厚一摞国画菊花。



李慧同在介绍最近创作的三国题材作品草稿。

于方寸间修炼“禅心”

在博山文化馆学习素描期间，李慧同常看见一位高个子老师——王烈。李慧同有时会抱一摞自己的“作品”去请教，王烈老师会认真看每张“作品”，以中肯的语气指出存在的问题。

“王烈先生生性好酒。有一次，他叫我到他的住处，给我示范作画。正赶上用饭时间，他拍碎根黄瓜，添上白菜、酱油、醋，拌出一小铝盆凉菜，好像还有一盘花生米。我就着凉拌菜吃馒头，他慷慨地倒了一搪瓷杯白酒，就着凉拌菜边吃边喝。”李慧同回忆道。

“先生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他好像感觉到什么，和我(写)：会喝酒的人，是不讲究菜的！”

那时他住在一间小平房，平房的门后面，贴着一幅青绿山水，大约画的是黄山。他说这画画风太工匠，俗气，你可别学这个。我那时十五六岁的眼光，哪里懂得什么工匠画，心想：画得不是挺好么，当然不敢说出来，只能是点点头……”李慧同说。

王烈老师的指导，启发了李慧同。后来，他凭着超人的毅力，多方请教李克昌、李波、王孝诚等名家……老师们很喜欢这位虚心好学的年轻人，纷纷倾囊相授。一位位名师的指点，使他的画作水平迅速登上了新的台阶。

滴水能穿石。李慧同在博山城小有画名，经人介绍到博山社会福利厂画宫灯上的玻璃画。他从厂里领回毛玻璃，像中了秀才一样，兴奋地在作画。终于可以把纸上的东西临摹在玻璃上，终于能用绘画这一爱好来挣钱了，虽然挣得很少，对他来说，却是极大的鼓励。

之后，李慧同参加了多个函授大学的学习，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绘画史、画论等课程，拿到大学专科学历证书。

1986年，18岁的李慧同进入淄博工艺品一厂，厂长正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孝诚。王孝诚老师既是管家，也是行家，他师从著名内画大师薛京万，作品多次摘得全国大赛桂冠。

在王孝诚的亲自指点下，美术底子好的李慧同很快走上了内画创作之路。“别看现在画得容易，刚学内画的时候，可是费了很多力气去适应，尤其是心态上的修炼。”李慧同说，不管是纸上作画还是画壁画，都是较大篇幅的创作；而在袖珍的内画壶中作画，不仅是篇幅缩小到方寸间，而且要用特制的变形细笔反向绘制，稍不留神就会功亏一篑，练就的是屏气凝神的心性和定力。

“我属猴的，脾气也像猴，刚学内画的时候非常难受，像小和尚学打坐那样坐立难安，能坚持画上半分钟就算胜利了。”李慧同笑着说，学内画先要克服自己急躁的天性，慢慢磨练，现在他坐就是大半天，已然修炼出“老和尚”般的禅定之心。

1988年初，王孝诚把李慧同引荐到当时博山美术琉璃厂学习内画，进入山东画派主流阵容。其时，博山美术琉璃厂内画高手众多，画风各异，让李慧同大开眼界。“那时候大家都在一个车间，各种风格都能学到。就像小时

验为零的艺术家来说，这需要极大勇气。“他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，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，他是走一步看十步，而且每次都看得很准。”刘翠芳说，当时虽然有顾虑，但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李慧同下海。

李慧同给自己的工作室定名为“大同轩”，和妻子一起带着作品到外地考察市场，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内画创作。“我不能和别人正常交流，她就是我的耳朵和嘴巴，我走到哪儿，她陪到哪儿，“军功章”里有她的一多半！”李慧同在纸上写下对妻子多年来付出的感激。多年来，不管李慧同想表达什么，妻子总能第一时间理解，并准确“翻译”，夫妻间的交流特别默契。

“创作内画人物，善于运用线条非常重要。线条要做到概括，凝练，突出主体，使所画人物的形象生动，造型准确，这样画出的人物才能充满生命的力量和迷人的魅力。内画艺术的设色，应避免过于艳俗、刺目、火气黄张。内画的设色最好清新雅致，给人以和谐柔顺之美。”李慧同在纸上写下内画创作的要领。

随着年纪渐长，李慧同创作的主题从最初的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，渐渐转变为苏轼、李白等文人雅士。颜色也从最初的强烈色彩对比，转变为以淡雅的色彩微微晕染，在冷暖、浓淡之间找到最协调的搭配。

“他以前性格急，现在性格慢。俺们姑娘性格也慢，不着急，能沉下来，我感觉这种性格真好。他朋友多，但很少出去参加宴请。他对酒精过敏。大概在七八岁时，他偷着喝酒，醉了一天，打那之后再也不喝了。作内画时间长了，颈椎、腰椎、眼睛都有问题。有时他在内壁上写长篇文章，一口气写完后，胳膊疼好几天。”刘翠芳说。

“最近几年参加活动不如以前多了，现在自己的内画技术比较成熟，主要想把精力用在创作上。我们赶上好的时代，有很多可以画的题材。乡村振兴，“一带一路”都可以作为题材。再说，现在的学生对老题材不感兴趣，新鲜的才能吸引他们。”李慧同说，艺术重在厚积薄发，他一直在积蓄力量。

“这是我画的颜文美传说题材，这是有现代感的庆丰收场景，这是去年创作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作品。你看小岗村的村民在按红手印，有咱们国家的重大工程。”翻开手机相册，李慧同逐一介绍自己的内画作品。他是创作中的有心人，将素材分门别类，建立主题不同的文件夹。

最近，李慧同以童趣之心，为自己的内画创作找到了新的主题——国粹京剧。“我是一个双耳失聪的人，听不到京剧的唱腔，但从别的方面去探索京剧的美。”李慧同笑道。在他的卧室门口一侧，挂着三张设计草图，中间是“周

候学画时那样，老师们用纸笔和我交流，非常耐心，我受益匪浅。”直至今，他与老师们的笔谈，完好地保留在不同大小、不同形状、不同颜色的纸片上，集成一部无声的谈艺录。李慧同会时常拿出来，如数家珍般摩挲温习。

李慧同早期的内画作品多临摹前人传统题材作品，或描绘古代战争场面及刀马人物，如“垓下之战”“一百零八将”等。1990年夏，他用45天时间，将郎世宁的绘画长卷改编成内画的画面结构，把100匹骏马画进一只十三寸瓶子里，一战成名！

搞艺术，总需要一点痴迷。“有时候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舍不得拿出去标价卖。好的作品，自己把原保留下来，再复制一个拿出来卖。”李慧同表示。

“1988年到1998年，是李慧同内画艺术成长成熟的十年，从内画学徒到美琉璃厂的中流砥柱，从临摹到形成独特风格，真是十年磨一剑。”博山文化学者李福源介绍说。

“军功章”里有她的一多半

1999年，因博山美术琉璃厂经济效益滑坡，为了不为企业增加负担，李慧同主动放下“铁饭碗”，转而下海经商。对于一个经商经

记者手记

创造美是人生一乐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就处理不同文化关系时提出的十六字“箴言”。现在看来，对于文化艺术也一样适用。

不期而遇，博山人李慧同的工作室便号“大同轩”。在这个三十多平方米的小店铺里，他和很多朋友、学生的作品接受来访者的“检阅”。最近几年，艺术品市场不景气，内画收入波动较大。李慧同对此却不以为意，他有一股使命感，一心要把内画技艺传下去。

内画在博山已扎根百余年。清咸丰年间，北京艺人首创鼻烟壶的内画技术，一经问世便轰动社会。光绪年间，博山商人去北京行商，带回内画技术。经过百余年的精心研究，如今博山内画已逐渐形成山东画派，壶内花鸟鱼虫，人物风光，晶莹剔透，栩栩如生。

在李慧同的世界里，内画是细致的、向内的，追求复杂，而他的为人处世是豁达的、向外的，追求极简。在他的店铺里，三面墙的展柜，一张方桌，爽朗无尘；他的家中，也不是装饰，家具简单，花草点缀。这么多年，他在博山只有这一套房子。虽是一楼，却是整个小区唯一没有安装防盗窗的住户。开南窗，便是一株樱桃，挂满了果子，伸手可摘。

生活本不需要太多欲望，李慧同听不到那么多杂音，好听的、难听的，全都屏蔽掉。他的乐趣在创造美，正所谓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为内画美”，他有洞察心灵深处的慧眼和妙笔生辉的巧手。

美需要骨气，更需要灵气。在李慧同的艺术道路上，有一群老师在指点迷津，不仅在绘画中，更在做人上。李慧同至今清晰记得王烈老师作画的情景：落笔前挽起袖子，捧起大搪瓷缸狠喝上两口白酒，然后伸出舌头迅速舔了一遍作画的手背，样子有些发狂，然后蘸饱笔墨，酣然落笔……大笔挥动犹如泼墨倾泻，一幅酣畅淋漓的大写意荷花便跃然纸上。

“想起来，那时场面似乎风起云涌，有点骇人，恍惚间我眼中浮现出唐代张旭酒醉狂草的情景。涂抹完后，王烈先生将画幅的两角抹点口水往墙上贴，然后点上支烟开始反复地打量作品，那样子好像不是看自己的画作，不过看得出来他还是挺满意的。”李慧同回忆道。

这张作品的题款是：“作画当有章法、规格、格调、性格、感情者也，再有新意倍加，乃为佳品，王烈！”然后，王烈先生趁着酒意尚在，意犹未尽，挥笔又大写第二幅：春兰

瑞打黄盖”的场景，人物形象惟妙惟肖。

把内画艺术传承下去

目前最困扰李慧同的，是如何将博山内画艺术传承下去。女儿李韶明自幼耳濡目染，对绘画无师自通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她本想发展陶瓷艺术，却被父亲劝回家学习内画。“虽然他表面上老是吵吵姑娘，其实私下里是认可的，他觉得俺们姑娘是画内画的料儿。”刘翠芳说。

放眼整个内画生态圈，李慧同认为工厂流水线般的制作是不可取的，很多人把内画做成了工艺品，背离了艺术品的初衷。可内画应该如何传承呢？他在纸上画了金字塔和倒金字塔两个图案分析：“过去的内画画家年龄构成是金字塔形状，年纪大的、有经验的少，年轻人多，现在正好相反。年轻人在学校的时候就培养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毕业之后再学，就坐不住了。”说到动情处，李慧同语速较快，心里的焦急溢于言表。

最近两年，李慧同主动联系济南、淄博等地的特殊教育学校，希望能教出一些学生，解决金字塔危机。“现在党和政府重视文化产业发展。在特殊教育学校里，很多学生画功很好，他们对内画特别感兴趣。我想最好跟学院结合，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就培养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毕业之后再学，就坐不住了。”

多年来，李慧同也带过不少徒弟。如今，他的大同轩对想学内画的年轻人一直敞开着。“如果有年轻人想学习内画，我可以免费去教，尤其是聋哑孩子。我想在有生之年里，把内画艺术传承下去，这是我最重要的任务。”

“我受老师影响比较大。第一次找他的时候，我已经画了一段时间，到他那里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还能画成这样。他是创作上的多面手，油画、国画、人物、山水，我现在不知道他不能画什么。他对品质要求高，讨厌品质不好的人，尤其是弄虚作假的人。”作为李慧同的学生，去年被评选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的孙红伟说。

“我一直跟着老师学。有时出去参赛，在创意阶段，都会请他提意见。他指导我画山水，一早就说缺点了。他在艺术追求上很严格，但提意见的时候，不是让人很不舒服的那种方式，很温和。”孙红伟说。

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下，传统艺术面临多种挑战，孙红伟也有与李慧同相似的隐忧。“现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不够。有时自己的创意，被人抄袭。”

“老师总是教育我们，要抓艺术水准，不能在以后留下骂名，更不能不顾一切，不能光想着挣钱。”孙红伟说，“还得跳出圈子，不能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开阔眼光才能有新境界。”

我们愿李慧同门下守望新的艺术高峰！